

給

地球村

的

鄰居一分關懷

◎ 徐祥明·張月昭

自一九九四年四月六日，盧安達總統座機遭火箭擊落喪生後，該國陷入內戰，生靈塗炭，慈濟慈善基金會即持續關注局勢變化；六月份種族衝突日趨激烈，慈濟雖多方研判救援方向，但由於盧國內戰未熄，局勢瞬息萬變，救援方針難以落定。

七月份，叛軍控制全局，數月來不曾停歇的大規模種族屠殺行動，致使受屠害人數已達一百萬人；全國逾二分之一的民眾拋棄家園，長途跋涉向邊境四散逃亡。

為數高達數百萬的難民，一百九十萬逃往西北邊境的薩伊，薩伊邊境的戈馬城在短短一週裏湧入大量難民，而西南法軍保護區內，也有二百五十萬的難民聚集。除了缺乏糧食及飲水，難民營內並發生大規模霍亂、痢疾等傳染病，使難民死亡人數快速增加。



# TZU CHI FOUNDATION

■ 慈濟總管理中心祕書室主任徐祥明，  
溫言輕哄戰地孤兒院的院童，  
並發給小點心，  
撫慰了驚恐不安的心靈。

秉持「尊重生命」的理念，慈

濟決定展開對難民的救援工作。除了

積極研擬救援方案外，並著手與外交部

非洲司聯繫。外交部非洲司表示，我國在盧

安達的鄰國薩伊設有經貿代表處，若慈濟決定以

薩伊作為援助盧安達的管道，他們會盡力協助。

然而，慈濟進一步瞭解後得知，薩伊是個相當  
貧困的國家，雖然我國在當地有外交據點，聯繫上  
較方便，但是物質的取得可能有困難；且從薩伊首  
都到邊境戈馬城有一段蠻長的距離，物資運送的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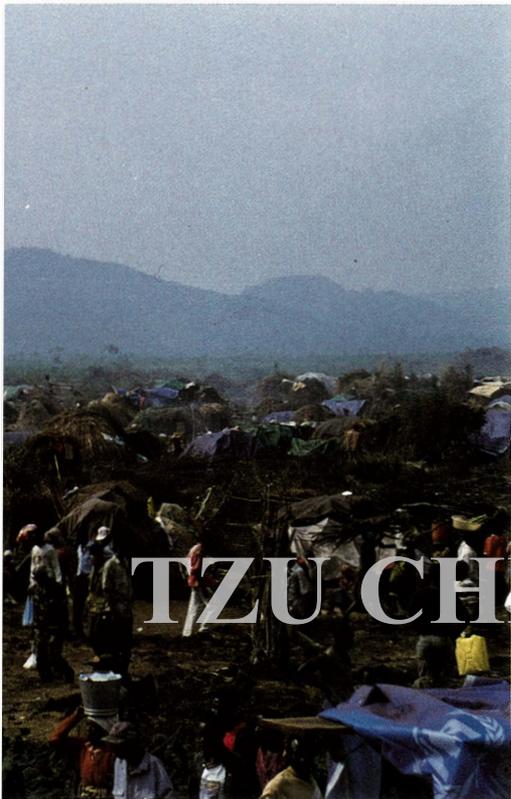
益也大打折扣。於是，慈濟重新評估其他的選擇，其中包括烏干達、坦尚尼亞和肯亞等幾個鄰近國家，以及透過慈濟在非洲衣索匹亞救援所建立的管道，深入瞭解物資採購及運送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慈濟美國分會也積極與聯合國聯繫，瞭解當時國際組織在盧國境內的救援情形。當時聯合國對盧安達的救援分成三個部分：第一、軍隊力量——以法軍為主的和平部隊，用武力做和平維護；第二，政治影響——即透過聯合國的影響力，協調薩伊、坦尚尼亞、烏干達等周圍國家，對盧安達做政治上的援助。盧安達難民剛開始逃到薩

伊戈馬城時，不但無法在該地安身，甚至會遭到薩伊軍隊的劫掠；後來薩伊總統親自視察後，才允許難民進入，並且不再有搶劫和隔離的情況，這即是聯合國的努力。第三，國際救援——聯合國聯絡一些國際組織，包括紅十字會與世界展望會，提供糧食、飲水等第一線的救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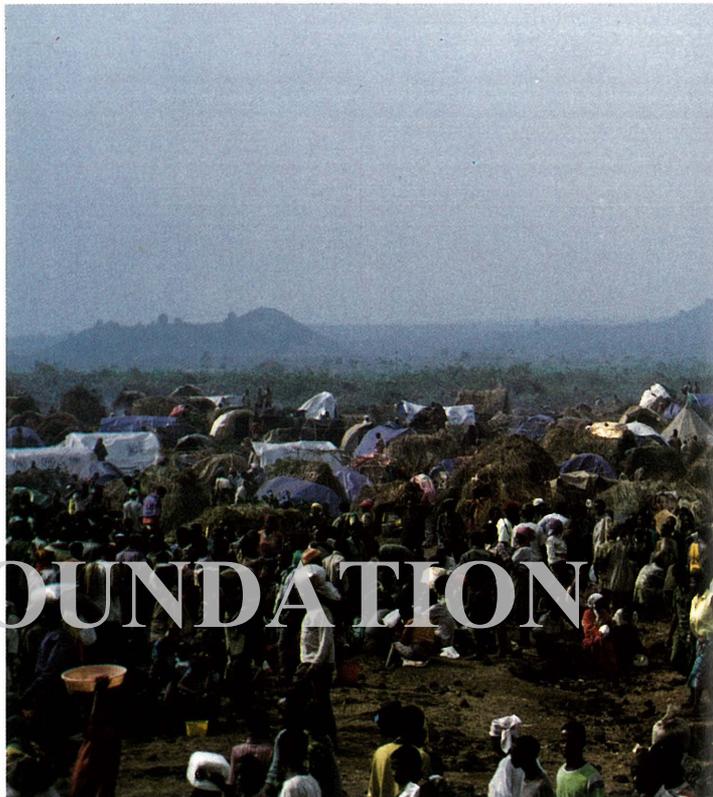
國際組織形容對盧安達的急難救助是「跟時間賽跑」——由於每天有數千人死亡，所以救援工作一定要選擇最有效率的方式。因此慈濟除了進一步直接聯繫救援管道外，也考慮跟其他國際組織合作。

由於盧安達叛軍剛剛取得政權上的優勢，非常恐懼外國團體大量進入，影響其政權的鞏固，因此嚴格限制救援人員入境；當時只有聯合國委託的國際組織以及法國部隊和美軍，在當地做援助工作；連救援物資也只能在肯



亞和烏干達轉交給聯合國，護送人員無法入境；其他善心人士或團體，均以安全為由被拒絕前往該地，唯一的例外是——藥品輸入必須要有醫師指導，因此他們僅容許醫療人員進入。可見醫療救援是較具體可行的管道。

經過多方評估，大部分在盧安達境內從事救援工作的機構，都只接受外界金錢捐助，捐助者無法



■在食物和水嚴重欠缺下，衛生條件極差、霍亂肆虐奪走了不少生命，這兒已成一幅活生生人間地獄的景象。

主導或過問他們的運作，而且物資的支配方法與執行成效，無論是世界展望會或紅十字會都不敢打包票，只能「盡力去做」。而法國世界醫師聯盟的做法和慈濟的構想比較接近，且慈濟與其有救援衣索匹亞的合作經驗，加上盧安達曾是法國殖民地，運作上應較無問題，所以慈濟決定與M·D·M聯繫合作事宜。

與世界醫師聯盟聯繫後，得知其在盧安達陷入混戰初期，就已經派人在盧安達幾個地方實行援助計畫——在首都吉佳利，設有一個醫院及三個孤兒院；在吉佳利東方五十里的一個城市，也設有一個醫院、一個孤兒院；另外，因為難民四散逃逸，M·D·M在盧安達南方也設有一個難民營；而在薩伊的戈馬城，除設有一個難民營之外，還有一個醫療站。

巧合的是，七月二十二日，世界醫師聯盟設在戈馬城的醫療站對巴黎總部發出緊急求助。戈馬城一下湧入一百多萬的難民，在缺少糧食、飲水下，衛生情況惡劣，爆發了大規模的霍亂，遍地都是垂死的難民，亟待救治。所以，世界醫師聯盟總部決定：除原來在戈馬的一個醫療站之外，立即增派醫護人員前去戈馬城。

慈濟是在七月二十五日與M·D·M聯絡，提出援助盧安達的合作建議，兩日內M·D·M即擬好第一階段緊急救援企畫草案。

此階段救援目標，主要針對盧國西北方最大難民潮聚集地——薩伊邊境的戈馬地區，進行醫療救助，並於戈馬城至盧安達首都吉佳利，大量難民返鄉道路上，設置三處活動醫療站，沿路提供難民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無休的醫療救護及營養補給，供給霍亂、痢疾疫苗及醫藥，防止傳染病隨返國的難民在全國蔓延。

這個方案的背景是：隨著情況的演變，聯合國

美國部隊共同認為；戈馬城缺乏物資，在饑餓與疾病的侵迫下，難民在這裏唯有死路一條；而且難民總數量太多，救援工作進行困難——美軍空投失敗，甚至聯合國也做得不很順利。同時，聯合國糧食組織透過衛星監測發現，盧安達境內的糧食已屆臨採收期，如果這時難民不回家園採收的話，這些糧食一定會腐爛；腐爛之後，明年盧安達就會面臨全國性缺糧，到時就不單純是難民問題而已，將會引發更大的危機；所以聯合國鼓勵難民返回家園。

自盧國內戰以來，已有五十萬人遭屠殺，難民逃難就是恐懼種族大屠殺，若能保證他們的安全，難民才可能陸續返鄉。恰在此時，盧安達新政府為取得國際的承認，也動用部隊到各處宣導，保證難民們回鄉後絕對安全。

由於當時戈馬城約有九萬人罹患霍亂，且數目不斷增加中，如果這些人循著這個道路回鄉，將病菌散播到全國各地，會造成更大的危機。加上這些難民本身的身體狀況已經很衰弱，要回到首都並不

容易，若沿途給予救助，便能協助他們更安全、更迅速的回到家；因此，最好的援助方式就是在沿戈馬城到吉佳利這條回國的道路上做救助。

基於這些因素，這個計畫草案二十七日立即獲得證嚴上人認可，希望即刻進行。

當二十七日，證嚴上人同意M·D·M擬出的盧安達緊急救援合作計畫後，M·D·M即根據此次行動的作業需要，從歷年來建立的人才儲備網路中，過濾了七千名來自世界各地願隨時接受徵召參與該組織的義務性醫療工作者；經嚴格篩選後，點名徵召了二十三位醫護、藥劑及淨水處理的義工，次日，便完成人力動員、物資採購及租用專機的工作。

二十八日，慈濟英國聯絡處負責人慈華師姊，與目前正在英國進修的慈濟醫院泌尿科張世忠醫師等一行七人，即從倫敦飛往巴黎，瞭解並協助整個方案的進行及聯繫。

由M·D·M負責聘請，參與這項合作計畫首

階段工作的二十三位醫護人員，除法國籍外，尚有英、美籍人士參與。他們一接獲通知，立即調整個己私務，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已抵達巴黎的M·D·M總部報到，整裝以待。當晚在總部召開行前會議，由M·D·M總裁布育耶（BRUGIERE）親自主持，詳述盧安達現況、此次任務及注意事項，二十三名義工個個精神奕奕毫無懼意。同時，無論是醫療器材、霍亂疫苗、醫療箱、餅乾、帳篷、行軍床等物資，都是以批發價向廠商採購，而且貨品也由廠商自行運至機場，為慈濟省下大筆倉儲運輸費。

英國聯絡處的慈濟人親眼目睹M·D·M與慈濟合作的方案中，所發揮的高度專業能力及專業效率，充分符合慈濟「將所有物資涓滴不漏落實在災民身上」的原則，令慈濟人感佩不已。

而對於M·D·M的醫療專業能力，張世忠醫師驚訝地表示：「該組織為醫療人員準備了配備齊全的旅行箱，每個醫療箱都足以應付一個開刀房所



盧安達是以信奉天主教為主，  
週日的時候工作人員  
帶著院童到湖濱望彌撒，  
希望在哀鴻遍野的環境下  
尋得天主的庇佑。



受到妥善照料的孤兒們，  
一見到慈濟來的大朋友，  
便紛紛高興的圍攏過來，  
一起合影，  
每張童稚的臉上  
露出難得一見歡樂的笑容。

需，打開箱子就可以為病人動手術！」「這樣精確的醫療後勤支援，不是一般機構做得到的！」張醫師讚歎的說。

三個醫療站的配置，直接從法國以專機空運到當地，是醫療設備齊全的「可移動式重裝備醫療站」，可以隨著難民的需要移動，提供機動性的協助。而每個醫療站除配置有醫藥、疫苗外，還包括三輛吉普車及三套無線電通訊設備、三座發電機、十張醫療帳、三張住宿帳、三座檢驗室、三套瀉水設備、毛毯、蚊帳及六噸奶粉、營養品等，另有一百五十張活動床，可針對特別嚴重的病患做留置醫療。三個醫療站中，每站均有一位醫師、五位醫藥處理員及一位行政人員；在首都吉佳利，並派有一位醫師及一位行政管理人員統籌全局。

英國的委員們向M·D·M轉達證嚴法師的建議：運送醫療用品及人員的專機若有剩餘空間，慈濟願意另外撥款採購一些補給品運給盧國

難民，必要時，甚至可以雇用一架飛機運送。

對於法師的提議，M·D·M總裁及採購部經理十分審慎地研究討論後，才給予答覆並向慈濟人詳細解釋：目前第一階段的緊急救援工作，仍應以協助飽受霍亂荼毒的難民克服疾病死亡陰影的醫療工作為主；待傳染病的蔓延控制後，再依當地情況及難民反應，決定第二階段步驟，如此較為適當有效；同時，布育耶總裁也認為，現階段仍不宜運送太多物資，最重要的還是要鼓勵難民回國重建家園，一來有助於疏解難民潮，減少傳染病的機會；二來他們及時返鄉收成，才能避免來年的饑荒，這樣做比為他們建難民營長期安頓且供給物資有意義得多。

M·D·M明白慈濟善款得來不易，把一塊錢當五塊錢用的做法，也讓慈濟人對他們的用心感到讚歎。慈華師姊說：「上人要我們親至巴黎，目的之一就是要確認十方善款是否確實化成難民所需，而不僅是一個帳面上的數字。M·

D·M的表現，確實讓人沒話說——他們的犧牲精神和專業效率，真是太令人感動了！」

慈濟的救援行動，除了委託世界醫師聯盟聘請醫護員，並有總管理中心祕書室主任徐祥明先生和慈濟醫院家庭醫學科主任王英偉醫師，於八月十一日趕抵盧國首都吉佳利，加入醫療團第一線搶救生命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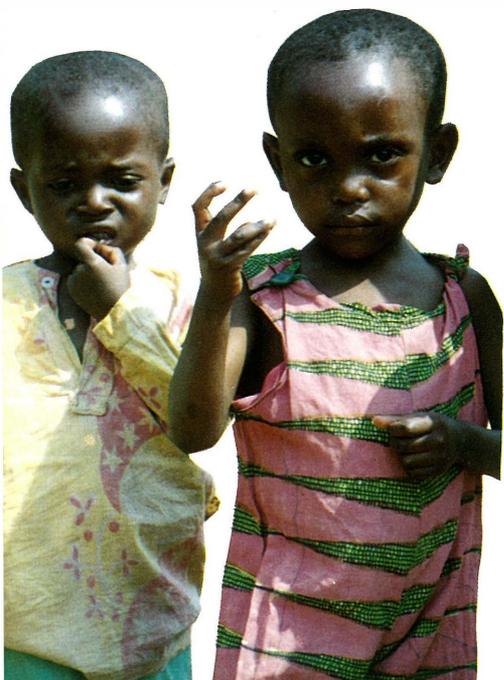
王英偉醫師是國內首位參與盧安達第一線緊急救援任務的醫師，曾赴美取得公共衛生及熱帶醫學碩士學位，是國際醫療衛生教育博士候選人，受過聯合國為開發中國家高層公共衛生人員舉辦的「社會動員」訓練，是參加這項救援行動的適當人選。他們前往盧安達，有幾個主要工作推動：

第一、加強進行的第一階段方案聯繫和執行效率；第二、後續救助方案的準備；第三、若從肯亞運送大批糧食，在吉佳利做銜接工作；第四、希望能夠和最有效率的國際救援團體、聯合

國代表並肩工作，建立一個最直接、最密切的聯繫管道；另外最重要的一點是——把臺灣民眾的愛心及關懷帶到盧安達。

當慈濟代表王英偉醫師及徐祥明主任在這所醫療站作業時，便見一位經長途跋涉的老先生，從戈馬靠赤裸的雙腳一步一步蹣跚走回家園，由於不幸罹患瘧疾，經常全身發冷發熱，這天走過慈濟醫療站時，正巧瘧疾症狀再度發作，雖然氣溫約攝氏二十八度，但依舊全身打著寒顫痛苦不堪，在此時此刻他眼簾映入慈濟功德會隨風飄揚

■ 饑餓和恐懼交迫，伸出手要食物，  
但父母何在？烽火下的稚子何辜？





# TZU CHI FOUNDATION



自義大利前來的另一醫療救援組織，  
在吉佳利與 M·D·M 合作，  
重新讓當地醫院恢復運作，  
為當地難民提供醫療服務。

的會旗，見到慈航普度蓮蓬並蒂的徽記，他知道他遇見救星，走入醫療站，其內正好有匯積臺灣同胞愛心與佛教慈悲精神的大醫王與白衣大士，忙著為病患看診，當然這位老先生也非常迅速地獲得良好妥善的照顧。

這次深入盧安達災難現場的慈濟代表王英偉及徐祥明，除了在法國、盧安達以及薩伊共和國進行救援方案的規畫、協調、聯絡、評估及執行以外，也直接親手參與第一線救助工作，王英偉醫師分別在吉佳利與戈馬為難民看診，並對病情危急病患進行各類醫療急救，甚至在缺乏大型精密急救設備情形下，不顧髒臭對危急病患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及心肺復甦術，徐祥明也利用行政聯繫工作之餘，協助餵食難民營裏的孤兒及病童。

據當地難民及世界醫師聯盟志工表示，王英偉及徐祥明是他們所見到第一個來自東方的直接救援團體，當地其它國際救援組織都感到非常驚

訝與興奮。同行的一位世界醫師聯盟部門主管菲利浦先生表示，他見到許多國際組織及救援志工都對慈濟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過去臺灣對國際賑災比較陌生，即使參與援助，一般都只是間接性的，只是捐錢給其他國際組織代勞，今天有機會能和國際組織並肩參與第一線救援，這對臺灣同胞的教育和啓示作用非常大，也有助國際社會對臺灣的認識。

在此次的盧安達救援行動中，慈濟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據點，也發揮了「慈濟地球村」的動員力量。除了英國、美國外，南非聯絡處亦就近在非洲地區聯繫及安排糧食及其他救援物資的採購及運送事宜，只要盧國情勢容許，災民有需要，他們都整裝待發，可以立即加入第一線的救援工作。

此外，慈濟在這項救援行動中，招募國內醫護人員參與，也獲得熱烈的回響，充分顯見臺灣人的愛心不落人後！

# 這個不起眼的紙箱 到底裝什麼呢？

孤兒院中也有收容僅數月大，  
卻被遺棄的幼兒；  
工作人員特別用鋁箔墊底保溫  
以挽救幼小而脆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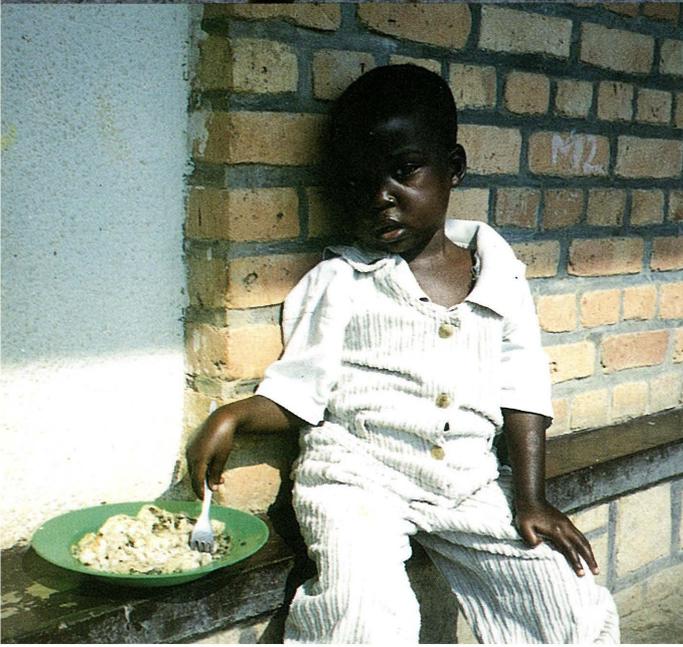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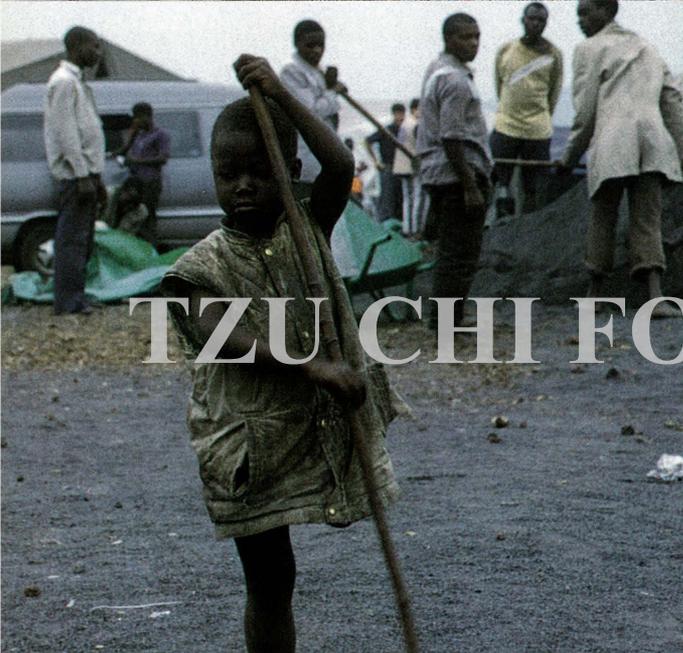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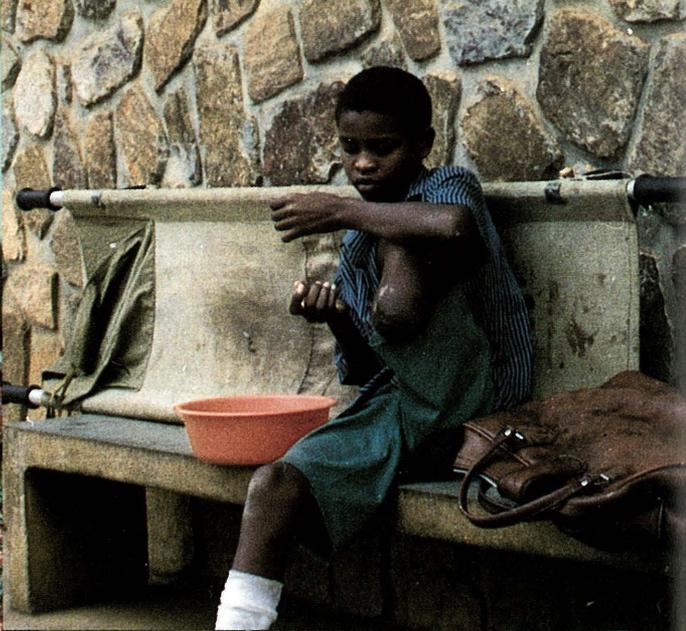


TZU CHI FOUNDATION

未來的希望，  
在我們手裏；  
我們不要戰爭，  
不要饑餓。

TZU CHI FOUNDATION





TZUCHI FOUNDATION

童稚的眼神，  
最能傳神的顯現  
周遭所帶給他們的感受。  
那惶恐無助的眼神，  
在在說明當地不安的氣氛  
使得幼小的心靈  
也受到波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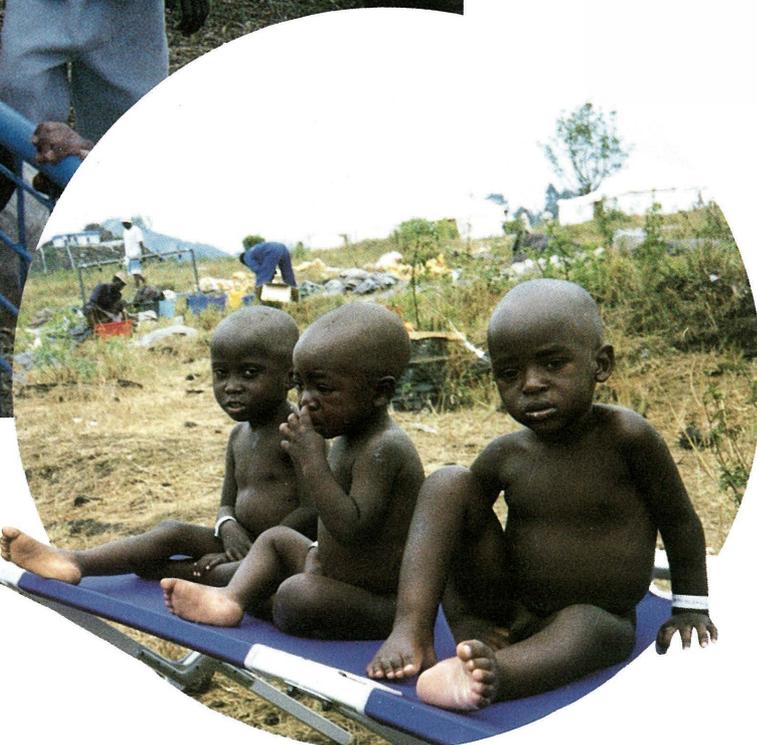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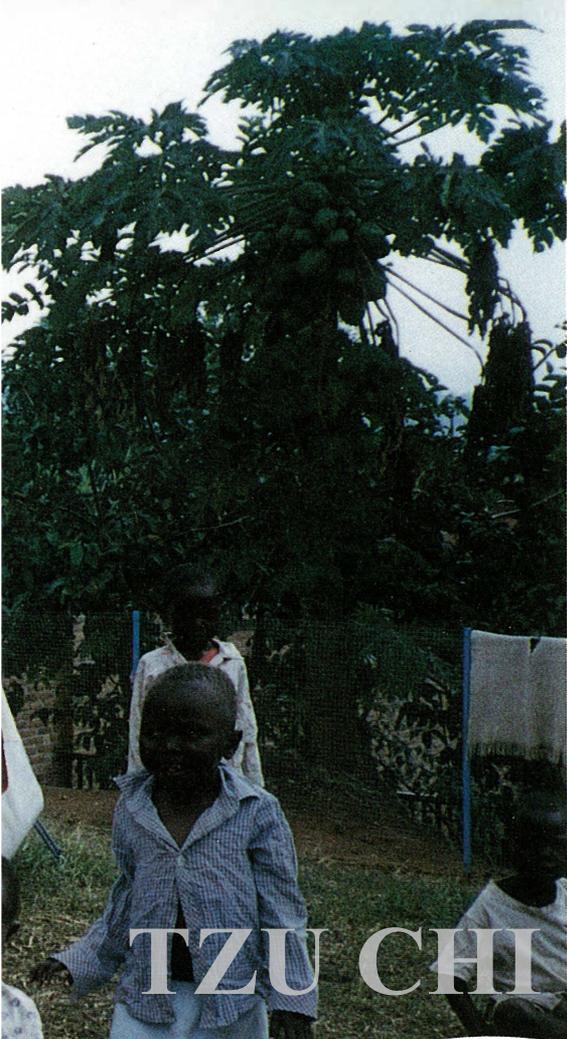
# TZU CHI FOUNDATION





吉佳利的孤兒院內，  
孩子們受到非常良好的照顧，  
院內不但整理得井然有序，  
也很注重衛生，  
而工作人員每日都為孩童沐浴。  
下圖是正準備盥洗的孩子。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